



雲南文庫

百人百部



当代云南社会科学百人百部优秀学术著作丛书

口承文化论

——云南无文字民族古风研究

王亚南/著

云南人民出版社
云南大学出版社

百人百部

当代云南社会科学百人百部优秀学术著作丛书

口承文化论 ——云南无文字民族古风研究

王亚南 / 著

云南人民出版社
云南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口承文化论：云南无文字民族古风研究 / 王亚南著. — 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 2011.10
(当代云南社会科学百人百部优秀学术著作丛书)
ISBN 978-7-222-08339-4

I. ①口… II. ①王… III. ①少数民族—民族文化—研究—云南省 IV. ①K280.7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197493号

责任编辑：谢学军 黄粤榕
美术编辑：王睿韬 刘 雨
责任印制：段金华

书 名	口承文化论 ——云南无文字民族古风研究
作 者	王亚南 著
出 版	云南人民出版社 云南大学出版社
发 行	云南人民出版社 云南大学出版社
社 址	昆明市环城西路 609 号 (650034) 昆明市翠湖北路 2 号云南大学英华园内 (650091)
电 话	0871-4113185 0871-5031071 5033244
网 址	www.ynpph.com.cn http://www.ynup.com
E-mail	rmszbs@public.km.yn.cn market@ynup.com
开 本	787mm × 1092mm 1/16
印 张	19.375
字 数	275 千
版 次	2011 年 10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印 刷	昆明卓林包装印刷有限公司
书 号	ISBN 978-7-222-08339-4
定 价	55.00 元

作者小传

王亚南，云南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历任民族文学研究所副所长、哲学研究所所长，现任文化研究中心主任，《云南文化发展蓝皮书》执行主编，《中国文化消费需求景气评价报告》主编，全国学科期刊《民族文学研究》南方片编委。云南省有突出贡献优秀专业技术人才。

主要学术方向为民俗学、民族学及文化理论、文化战略和文化产业研究。

得到国内相关学界公认的主要学术贡献：

(1) 界定“口承文化”概念并完成系统研究，提出口承文化为人类社会的文明渊藪，质疑仅视成文史为“文明史”的学术误区。代表作《口承文化论》。

(2) 解析人生仪礼中“亲长身份晋升仪式”，指出中国传统的“政亲合一”社会结构体制和“天赋亲权”社会权力观念。代表作《云南少数民族人生仪礼研究》(主撰)。

(3) 提出“现代中华民族是56个国内民族平等组成的国民共同体”和“中国是国内多民族的统一国家”修正表述，引起国家有关方面重视。代表作国家社科基金课题《中华统一国民共同体论》(主撰)。

(4) 十余年来主要致力于西部和云南文化发展战略研究，提出“高文化含量”的“人文经济”论述，概括文化产业发展的“云南模式”。代表作《云南民族文化大省建设理论探索》(主编、主撰)、《云南文化发展蓝皮书》(执行主编)。

(5) 近三年研制推出“全国文化消费需求景气评价体系”及其31个省域、36个中心城市排行榜，系全国第一个发布实际测评结果的文化发展评价体系。代表作“中国文化蓝皮书”年度报告《中国文化消费需求景气评价报告》(主编、主撰)。

《云南文库》编辑说明

《云南文库》是云南省哲学社会科学“十二五”规划的重大项目。编辑出版《云南文库》是落实云南省委、省政府建设民族文化强省的重要举措，是繁荣发展云南哲学社会科学的重要途径，是树立云南文化形象、提升云南文化软实力的基础性工程。

中国学术文化的发展不仅有共性，还有很强的地域性。一国有一国之学术，一方有一方之学术。学术研究是社会发展的动力，是社会智慧的结晶，是文化建设的重要构成部分。云南虽地处边疆，仍不乏丰厚的学术研究传统。尤其明清以来，云南与中原的文化交流日臻密切，省外名宿大儒进入云南的代不乏人，而云南的文人学士也多有游宦中原者。在中原文化的熏陶下，云南的文化学术遂结出累累硕果，文化名人辈出，如杨慎、李贽、李元阳、师范、王崧、方玉润、许印芳等，其总体集中性的代表成果是《滇系》和《云南备征志》。至清末，云南学子开始走出国门到海外留学，成为云南与世界沟通的桥梁，也成为改造社会和推进云南文化学术发展的中坚。但由于交通不便，信息闭塞，云南的学术成果并未为内地所认知。更有甚者，清乾隆年间，四库全书馆在全国征集历代遗书，云南巡抚李右江得到云南先贤的著述，但害怕其中有什么不恰当的内容，竟私藏起来不上报，使得《四库全书》仅从它处收录了3种云南人著述，成为云南文化史上的一大缺憾。辛亥革命后，云南学人痛感地方文化学术之不彰，在地方政府的支持下，赵藩、陈荣昌、袁嘉谷、由云龙、周钟岳、李根源、方树梅、秦光玉等一批当时最负盛名的云南学者倾力收集整理云南文献，于1914年至1923年编成刻印《云南丛书》初编，共152种1064卷，及不分卷者47册；1923年至1940年编成刻印《云南丛书》二编，共69种133卷。另编定31种待刻，后由于抗日战争爆发，整个《云南丛书》的编辑刻印工作中止。历时26年编刻的《云南丛书》把保存下来的历代云南重要地方文献网罗殆尽，是云南有史以来地方文化的一次最系统的总结，对云南的文化建设发挥了不可估量的作用。

学术创新的根基是学术积淀和传承。从编辑刻印《云南丛书》之时

算起至今，其间经历了抗日战争、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改革开放的新的历史时期。在这近一百年的历史中，云南的学者为抗击日本侵略者和新中国的解放事业，为社会主义新文化的建设贡献了自己的聪明才智，也为云南地方经济、社会、文化的发展创造了一大批研究成果，并形成了自己的风格和特色。今天，文化建设又站在一个新的历史起点上。整理和出版云南学术史和文化史上的优秀成果，是继承优秀的地方历史文化遗产，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文化和民族文化强省的基础性工作。只有站在前人的肩上，我们才看得更远，走得更实。这也是我们编辑出版《云南文库》的初衷。

比之编刻《云南丛书》的时代，云南的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云南不再是一个封闭落后的边疆省份，而是成为了我国面向南亚、东南亚开放的桥头堡，其战略地位日益突出。云南的文化创造力也大大发展了，学者力量的壮大、学术成果的丰富早已不可同日而语。今天的《云南文库》不可能像当年《云南丛书》一样收录所有的文献资料，只可能是好中选优、优中选精，尽可能地把最能体现云南学术文化水平和云南学术特色的成果收录进来，以达到整理、总结、展示、交流和传承文化，弘扬学术，促进今日云南文化学术的建设与繁荣之目的。功在当代，利在千秋。

《云南文库》分为三个系列。

一是《云南文库·学术大家文丛》，收录云南学术大家的作品。

二是《云南文库·学术名家文丛》，收录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前出生的云南学术名家的作品。

三是《云南文库·当代云南社会科学百人百部优秀学术著作丛书》，收录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出生的一代学者的优秀作品。

我们将使《云南文库》成为一个开放的体系，随着云南民族文化强省建设的推进而不断丰富它的内涵，不断发挥其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和云南文化建设中的积极作用。

《云南文库》编辑委员会

2011年6月

目录

引 言	1
绪 论 文化的定义与口承文化	5
第一节 社会传承的文化信息系统	7
一、人类物种的信息系统	8
二、文化信息的社会传承	12
第二节 口承文化的多重性能	15
一、思维、语言与文化	15
二、口承文化界说	16
三、口承文化的功用	20

思想文化（原始的知识体系）

第一章 哲学思考

——创世造物的主体意识	25
第一节 千古宇宙之本（哲学宇宙观）	27
一、开启混沌	27

二、天地奇功	30
三、万物之源	33
第二节 我们从哪里来（人类本原论）	38
一、神创之功	39
二、天成之力	42
三、人为之举	46
第三节 “人”的觉醒（人的哲学问题）	49
一、重整人寰	50
二、万物之灵	53
三、生死其间	56

第二章 科学认知

——前决定论的附会解释	62
第一节 乾坤万象之谜（天地物态观）	64
一、经天日月	65
二、四极地域	69
三、众候之解	72
第二节 生命大世界（生物学认知）	76
一、物种之命	76
二、形态成因	81
三、习性由来	85
第三节 生计所系之处（生产生活经验）	89
一、物候天历	89
二、仙谷圣火	93
三、觅食建房	97

价值文化（传统的行为模式）

第三章 伦常规范

——视做天伦的人为调控	103
第一节 天人之间的向背（政治伦理）	105
一、上天骄子	106
二、善的向往	109
三、乌有之乡	112
第二节 天伦之功谬（婚配制度）	116
一、天显禁忌	116
二、兄妹奇婚	120
三、纵横之伦	124
第三节 人间世俗习常（德行规范教化）	130
一、天惩地戒	131
二、人生常理	134
三、童蒙之诲	138

第四章 信仰观念

——脱离自然的幻化天地	142
第一节 现实世界的背面（鬼神信仰）	144
一、至上之主	145
二、鬼神之城	148
三、人鬼之间	152
第二节 乞灵于天地间（巫术祭祀）	157
一、天下平宁	158
二、生存保障	162

三、人间福祉	168
第三节 祖先的感召（祖灵崇拜）	172
一、图腾之祖	173
二、社神家鬼	176
三、送魂归宗	180

历史文化（古老的社会传统）

第五章 民俗意识

——来自先人的神圣古制	187
第一节 节祭与庆典（岁时民俗）	189
一、奉天承运	190
二、农事祭坛	194
三、人间节会	198
第二节 红白喜事之间（婚丧民俗）	203
一、天地嬉戏	203
二、乾坤合一	207
三、阴阳交错	212
第三节 寻常日子里（日常生活习俗）	217
一、衣食之规	218
二、器用之俗	222
三、意念之常	227

第六章 历史记忆

——社群角色的久远认同	232
第一节 扑朔迷离的古史（口承古谱系）	234

一、神话谱系	235
二、世系连名	239
三、古昔余辉	244
第二节 人不仅“以群分”（社群源流史）	248
一、传统民族	249
二、群体分支	254
三、姓氏宗系	259
第三节 历史的足迹（民族迁徙史）	264
一、祖居之地	265
二、迁徙之途	269
三、立足之争	273
 结 语 从口承文化到口头文学	 279
一、口承文化与口头文学	279
二、村社教育与学校教育	282
三、口承文化性能的嬗变	285
四、口承文化的艺术基质	288
 后 记	 292

引言

人类是开拓自身对象世界的主体，正是人的实践活动和认识活动，在人类与外在世界之间建立了主客体关系。不过，在人类的童年，人们却偏偏创造了神灵来主宰自己，而人类的智慧也有专门的神灵来执掌。人类的智慧有童年，智慧之神也有童年。智慧之神的童稚期正好对应于人类童蒙智知混沌未开的时期。

《木脑斋瓦》是景颇族历史上最重要的一部口耳相承的传统仪式古歌，可直译为“历史歌”，意译即《景颇民族创世纪》。其中，就有这么一位代表着人类童年智知的童稚天鬼，赫赫然叫做潘瓦能桑遮瓦能章，这名字的意思即为“永恒的智慧”。这一童稚精灵简直就成了人类童蒙智慧的人格化替身，正是他在景颇族社会的传统文化中，独自司掌着全部智知活动和整个精神生活。

希腊神话里也有一位智慧女神雅典娜。或许，已成年的雅典娜心中明白，人类的智知活动和精神生活过于复杂，一手独揽必然是一锅什锦杂烩，因而她把分门别类的各项职责一一分派给了众多的助手，自己却经常去干那些助人攻城略地的血腥勾当。实际说来，大名鼎鼎的那一群缪斯们，恰好充当了智慧女神的部门助理。早先，童稚的缪斯女神也仅有一位，后来又变成了三位，最后才分身独立为九位，司掌范围也扩展到艺术和科学的诸多领域。具体地说，克利俄专门司管历史，欧忒耳珀专门司管音乐及诗歌，塔利亚专门司管喜剧，墨尔波墨涅专门司管悲剧，忒耳普西科瑞专门司管舞蹈，厄拉托专门司管抒情诗，波吕许谟尼亚专门司管颂歌，乌拉尼亚专门司管天文，卡利俄珀专门司管史诗。尽管已经有了如此精细的专业分工，想来还是有许多艺术样式和科学门类无人经营，可见人类成熟时期的智慧之广博。

人类成熟时期的丰富智知，自然要求有一大批专业智慧之神，来分别执

掌分化独立的各种科学学科和各类精神活动；而人类童蒙时代的混沌智知，却只需要有一位童稚的全能智慧精灵也就够了。云南境内各个少数民族古老的口承文化，作为他们各自民族历史上源远流长的口承古风，恰恰就是这样一种处于童稚期的一体智慧之神所执掌下浑然未分的童蒙智知。

中国内地的“民间口头文学”概念来自于前苏联既有的学科界定，实际上应归于国际民俗学界的“口承民俗”范畴。中国本土上相应的传统概念即是所谓“风”，著名的先秦《国风》便是由华夏中原上古民族的民间口头传承作品汇集而成，集中了中华上古时代的某些文化精粹。在此处的研究中，“口承民俗”的概念已嫌过于狭窄，“口头文学”的界定则更是不够确切，因此，作者提出了“口承文化”的概念。“口承文化”概念可由内涵和外延两个方面来加以定义：从内涵上来看，口承文化是无文字民族（时代）以口头语言方式传承的整个精神文化的理论概括和全部物质文化的经验总结的总和；从外延上来说，口承文化是无文字民族（时代）以口头语言方式传承的全部定型作品和各种民间说道的总和。一个民族在历史上长久流传的整个口承文化，就构成了这个民族的口承文化传统。在今天看来，云南各少数民族的无文字时代虽然已属过去，但他们各自历史上的口承文化作为一种民俗传统仍旧存活于民间，实为一种亘古迄今一脉相承的古风。

在云南这片由横断山脉分割成许多碎块的高原土地上，除汉民族外，共聚居着 25 个少数民族，以人口（1990 年）多少为序，即彝族、白族、哈尼族、傣族、壮族、苗族、傈僳族、回族、拉祜族、佤族、纳西族、瑶族、景颇族、藏族、布朗族、布依族、普米族、阿昌族、怒族、基诺族、德昂族、蒙古族、水族、满族和独龙族。此外，云南境内还生活着几种尚未进行族体识别的社群共同体，诸如克木人、芒人等等。在这些民族中间，除了壮族、苗族、回族、瑶族、藏族、布依族、蒙古族、水族和满族这 9 个民族以外，其余 16 个民族或为云南所独有，或大部在云南。

既然书中所要讨论的是往昔无文字时代的口承文化，那么在此便使用与“现代民族”有别的“传统民族”的定义，再来做深入一层的区分。“现代民族”概念与“传统民族”概念的根本区别在于，前者着眼于现代统一民族国家的政治—行政社会实体，视“民族”和“国家”为一体；后者则指现代

民族国家内部的各种族及亚民族群体和亚文化共同体。就此而论，云南的少数民族自然属于“传统民族”之列。

除此之外，“传统民族”的概念还有两层具体的涵义：一是指这一类民族一向没有自己的文字，也包括未曾广泛使用其他民族的文字；二是指这一类民族的普通生产生活方式还保持在传统农耕乃至采集、狩猎或游牧的水平上，尚未进入现代工商业文明阶段。不用说，此处首先考虑的当然是“传统民族”定义的第一层具体涵义，因为这同本书的研究对象——口承文化传统直接相关。这样一来，较早时期就有了自己民族文字并较广泛使用的彝族和傣族，以及过去早已通行汉文字的白族和纳西族，便自然而然不在此列。

到头来，余下的哈尼族、傈僳族、拉祜族、佤族、景颇族、布朗族、普米族、阿昌族、怒族、基诺族、德昂族、独龙族这 12 个民族，也即是书中所要考察的基本范围，展开分析的时候间或也会涉及克木人、芒人等。从历史上看，这些民族长时期都没有本民族的文字，其生产生活中的一切知识传授和经验总结均采用口头语言和口承文化的方式。尽管他们中间有的民族在近代已出现了由西方传教士为之编制的某种拼音文字，但这类文字在民间世俗生活中并没有流行开来，大都是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才由人民政府组织有关方面力量，为之编制出各自民族的文字。这种新近才出现的民族文字，无疑对这些民族久远历史以来的口承文化传统并不会产生多大影响，就此问题而言大致可以忽略不提。

再则，由“传统民族”定义的另外一层具体涵义来看，这样的区分也是恰如其分的。大体说来，哈尼族、傈僳族、拉祜族、佤族、景颇族、布朗族、普米族、阿昌族、怒族、基诺族、德昂族、独龙族这 12 个民族，在传统上不仅尚无现代工商业，就连较为发达的农艺耕种阶段都未曾达到，基本上长久停留在粗放农牧业甚至是采集与狩猎的生产水平上。

因此，本书探讨的范围仅限于云南境内的这 12 个少数民族。其中，汉藏语系藏缅语族系统内有哈尼族、傈僳族、拉祜族、景颇族、普米族、阿昌族、怒族、基诺族和独龙族，南亚语系孟高棉语族系统内有佤族、布朗族和德昂族，这是语言上的划分；由族源上来看，前一类民族属于古氏羌族系，后一类民族则属于古百濮族系。本书的研究对象，也就是云南这 12 个民族久昔传

承下来的口承文化。他们各自民族的古老智慧之神都不曾长大成人，更没有专业化分工独立而各司其职；他们传统上的口承文化作为包罗万象的口头“百科全书”，正是其各自民族的传统智知及精神活动在历史上的惟一理论概括形式。

这些民族的口承文化传统源远流长，其间蕴藏着他们各自长期历史上积累下来的整个精神文化的理论概括和全部物质文化的经验总结成果，堪称他们各自民族无文字历史时代的文化渊薮，其中包含有：（1）原始的思想文化，即知识体系，包括哲学思考和科学认知；（2）传统的价值文化，即行为模式，包括伦常规范和信仰观念；（3）古老的历史文化，即社会传统，包括民俗意识和历史记忆；（4）久远的艺术文化，即美学经验，包括审美取向和娱乐志趣。在过去，国内有关学科的研究主要着眼于其艺术文化方面，基本上仅仅是把口承文化当作民间口头文学来考察，对其他方面几乎未予涉及。有鉴于此，此处则着眼于口承文化的另外三个方面。本书将首先对整个口承文化做出一种理论概括，随而由这三大基本方面分六个部分展开分析研讨，最后在口承文化到口头文学的性能转换关系上结束。

绪 论 文化的定义与口承文化

汉语中的“文化”概念，其本义是指文治与教化。而19世纪下半叶以来，在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经典意义上，“文化”实际上已经成了一个在人类社会层面上几乎无所不包的复杂概念。

在这个地方，不妨首先来看一下设有“文化”(culture)专条的几种现代工具书的解释，其间各种英文工具书的相应词条系作者自行译出——

1. “文化”概念有两种基本的用法：(1)它可以指高度文明的成果，诸如文学、艺术和哲学，因此，它常常被用来描述那些受过高深教育的人(“有文化的人”)；(2)它也为人类学家及研究人类问题的其他学者所使用，用来描绘人类历史和人类生存的与众不同的特性，即观念、习俗和对物质对象的创造，以及日益积累下来因而提供了对于自然环境的日趋复杂化的适应的一切东西。在第一种用法中，文化的存否或有无区分了有教养与无教养；在第二种用法中，这一概念则把人类与其余动物物种区分开来。^①

2. “文化”是社会科学家和人文学者们所使用的一个概念，同时，它也有一般的通俗用法。这一术语的非专业性意义，集中表现为接受过教育而不再是天性蒙昧的人这样一种概念，例如“有文化的人”，即为具有教养的、完善的、熟知文明生活所创造的各种精巧事物的人们。“文化”作为一个专业性术语，则出现在19世纪中叶人类学家们的著作里。……所有的人类学家都一致认为，文化是由人们的举止和适应的各个习得性方面构成的，而与其遗传性行为模式或本能形成对照。对于社会科学家来说，“文化”概念是极为

^① ENCYCLOPEDIA INTERNATIONAL, v.5, p.358, Lexicon Publications Inc., 1982.